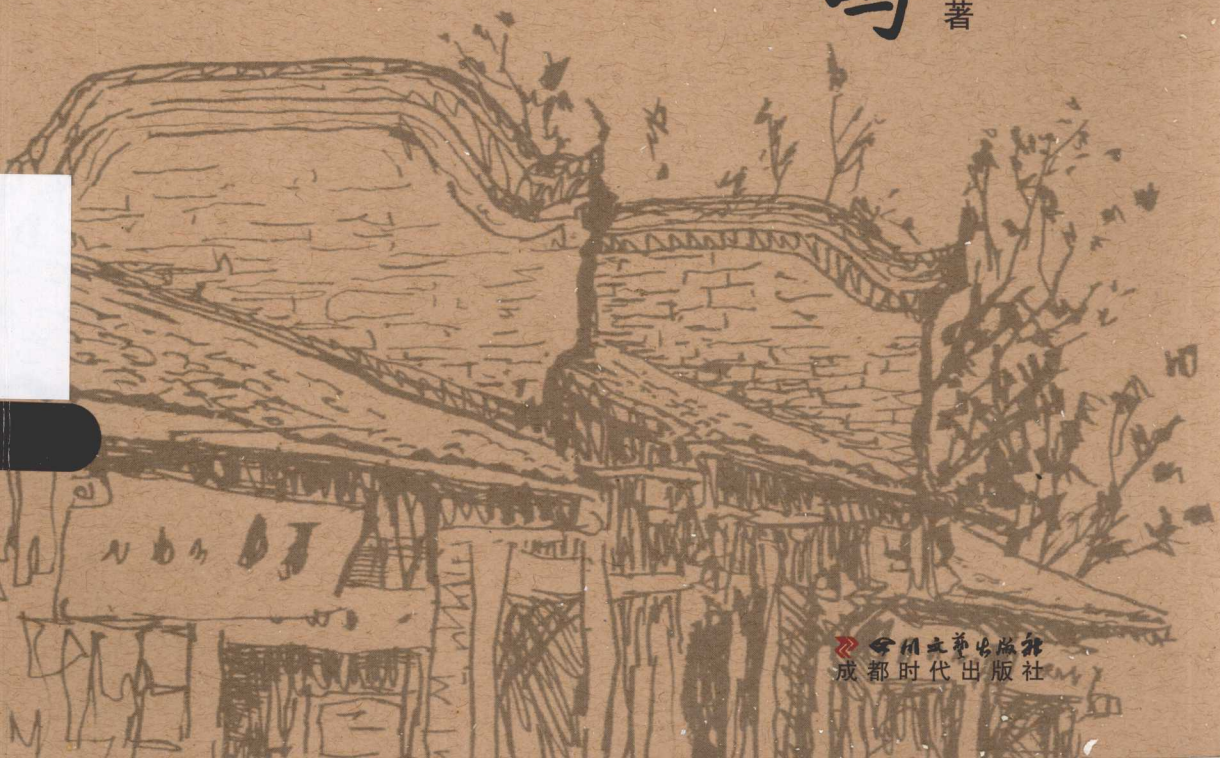


桃花， 你在成都还好吗

刘晓双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时代出版社

013044357

I247.57
2596

桃花，
你在成都
还好吗

刘晓双 著



I247.57
2596



北航

C1652284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桃花, 你在成都还好吗/刘晓双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 12

(大地民生丛书)

ISBN 978-7-5411-3614-6

I. ①桃…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5979 号

TAOHUA NIZAI CHENGDU HAIHAOMA

桃花, 你在成都还好吗

刘晓双 著

责任编辑 王 冉
责任校对 文 诺
责任印制 唐 茵等
封面设计 张 妮 史小燕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时代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69mm×239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614-6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桃花在成都的恋情悲欢之一	001
第二章	本山和他的最后三个村民	026
第三章	桃叶和桃叶所在的村庄事变之一	052
第四章	桃叶和桃叶所在的村庄事变之二	086
第五章	桃花在成都的爱情暗战之二	112
第六章	周本山和他进了城的村庄	180
第七章	桃叶和桃叶的村庄事变	218
第八章	桃花你在成都还好吗？及其他	240

第一章

桃花在成都的恋情悲欢之一

桃花在成都地标九眼桥头、四川大学东大门旁“桃花灿烂”咖啡厅的一个叫“爱情海”的包间里，拿出手机很犹豫很紧张地拨通一个号码，响了一声，又赶紧掐了。

桃花心里很慌张，这个号码的主人和桃花经过差不多一个长夜的痛苦约定：彼此至少一个月之内不能联系，不能再联系了。

桃花和这个号码的主人之间的危情在地下匍匐地进行了两年，匍匐得太累太久了！

桃花与之发生危情的另一个主角，有一个听起来有点响亮的社会身份，先是市文化局某处副处长，而后又是桃花所在的东山县信访局挂职副局长。年龄和桃花相差十九岁。副局长四十一，桃花二十二。

桃花和副局长本来在各自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里过着很安静的日子，干着各自想干的事情，想着各自要想、敢想的心事。

桃花家在成都以东二十公里开外的龙泉山里一个叫小南村的山窝里，离成都很远很远。山窝里的袅袅炊烟和鸡鸣犬吠与成都毫不相干。山村的静谧和成都的喧嚣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桃花和那个信访局副局长更是相距百里，谁也不认识谁。桃花与副局长何干？桃花与你成都城又何干啊？！

但是，社会和个人生活是两码事，社会依据它的发展内外需求，它要变。变更是社会的脉搏，脉搏是要跳动的，脉搏不勃勃跳动，人就要死！鲜活的社会也跟鲜活的人一样，它的脉搏不能停，它要适时地动荡！动荡是必须的！社会在动荡一阵子之后，它要停下来歇一歇，歇一歇之后它又要动荡一阵子。

桃花二十岁时就遭遇了，严格地说，不只是桃花，而是桃花所在的整个村庄、整个乡甚至更多的村和乡的安静和完整必将破碎，必将经历一个崭新的而且是有些彻底的大动荡！

一直以来山村作为社会的一个配角，现在一下子要变成主角了！因为山村的青山绿水、清新空气，还有大片大片的林木、肥沃的山地，曾几何时引起了城里人的注意？！

一拨又一拨城里人至少有一两年开着像坦克一样的越野车硬往山里跑，山里的机耕道给一心往山村里突进的城里人带来了许多的麻烦和困难，城里人的汽车高大结实、坚不可摧，但它还是只有向狭窄的机耕道低头。它在离小南村还有十公里的路上发了一通坏脾气不走了，城里人就不得不徒步十公里！后来城里人就不再来。随后是乡长被叫到县上去开了两天会，接下来村长又被叫到乡上去开了一天会，再接下来各组组长又被叫到村上去开了大半天会。各组长集合各组召开社员大会，组长给一脸疑惑又一脸期待的乡亲们说：“现在城里人看起我们的村子了，城里人想法怪得很，他们要和我们换地方住，也就是说，城里人把他们的家搬进山，把我们山里人搬进城，他们在山地上修房造屋，我们进城去住他们的高楼大厦！乡长说的这也是个运动，是农民集体进城运动，这个运动有一个官名叫‘城乡统筹’……”

山村姑娘桃花和生在成都九眼桥、看着锦江水流慢慢长大，又在九眼桥旁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地道成都人的信访局挂职副局长王可，却因“城乡统筹”被统筹到一起了。他们不管该不该爱、该不该由爱而性而欢而悲，都做彻底了。他们在川大外的锦江社区租了一套二的房子，每周至少两天住在一起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快两年了。可现在王可那边明显地出了状况，明显有和桃花分手的意思了。

可是王可又不明和桃花说。

为什么呢？王可也问自己：为什么不明和桃花说？王可自己也无法回答自己。只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是信访局副局长王可统筹了山村姑娘桃花，还是山村姑娘桃花统筹了副局长。

王可决定和桃花谈一谈。昨天桃花上夜班，王可晚上十点准时开着桑塔纳两千到咖啡厅停车场接桃花。

桃花和平时一样很甜蜜地笑着上了王可的车，很亲昵地往王可的脸上亲一下，说：“回桃花房子吗？今晚不走了？”

桃花房子是桃花和王可的出租屋，是他们的爱巢。此前是一个川大艺术学院女大学生租住的，主人喜欢桃花，在主卧室的床头墙面上画了一幅绽放的桃花油画，很灿烂很温馨。

王可没回答桃花。

王可知道他今晚不能和桃花进入桃花房子，他一进去就不能离开！王可今晚必须回家，家里有两个女人需要他回去面对一件必须面对的事情！一个是妻子梁秋英，一个是小学毕业的女儿王畅。

王可径直把车开到四川大学东校区门口停车场，停下，牵着桃花便往江边柳树下走过去，然后开始和桃花情意缠绵说道别的话。

桃花没听王可把话全部说出来，只听了个大概就开始伤悲了，哭泣了，王可一时不知所措！

但伤心过后，哭泣之后的桃花渐渐安静了下来。王可后来把桃花送回桃花房子时，桃花第一次拒绝了王可急切而聚满歉意的热吻。桃花对着半

开的车窗有些气恼地对王可说：“我桃花是穷山沟沟里长大的乡下人，文化程度不高心气高，你放心，我说不给你这个成都人打电话，就不会给你打的，我保证，一月之内不会给你打一个电话！”

……

但是，今天桃花又不得不给王可打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太重要了！

这的确是一个非同小可，非打不可的电话！

因为桃花今天在“桃花灿烂”咖啡厅很意外很惊喜地见到了高中同学朱成果。朱成果是东山县知名的乡土作家，给许多报纸写过特稿，对社会热点问题很关注。

朱成果这天就是应《民商报》之邀研讨他的新作《城乡统筹到底要统筹什么——失地农民在高楼里的呻吟与呐喊》。责编和朱成果谈了一个小时就匆匆走了，朱成果便在咖啡厅和老同学桃花聊开了。

桃花绽放一脸笑容坐在朱成果面前，问：“我们有两三年没见，没想到在成都见面了！你在干什么？忙什么？”

朱成果就一副饱经磨难，苦大仇深的样子告诉桃花说，他的家离县城近，就二十来里。两年前就被成都一富商联合上海一个更富有的商人以“国际太阳城”项目把地和房子全占了，现在朱成果住在县城的一个农民集中居住小区。

说起往事，朱成果就很悲愤。

两年前，朱成果和组上签了一个水塘养鱼协议，往鱼塘放了一万尾鱼苗，可刚过了三个月乡上就派人来叫捕鱼、干塘、走人。朱成果说，为啥他建太阳城就不许我养鱼了？！乡上的人给朱成果讲了大半天的“为什么，为什么”。

但朱成果就是想不通，就是不干塘，不忍让他的鱼刚下塘又挪窝、又折腾。乡拆迁队见他不干塘，就挥锄在塘埂上挖了八个缺口，仅半天时间，塘里的水呀、鱼呀就灰飞烟灭了……“我气呀，桃花，我的乡亲们也气呀，仅仅半年我们就被强制迁离了祖地和祖屋，住进了县城东边离县城五里地的农民新区。我们成了失地失业的城市无业游民，我没鱼塘了，我

买了电脑在网上查找类似‘国际太阳城’项目的立项、拆迁、安置的情况。我就发现了问题，而且是很大的问题。我就开始调查，有了初步依据，我就借助媒体，给《民商报》特稿部联系。他们很感兴趣很关注就约我谈。刚才那个责编看了我的稿子很兴奋。说我的角度选得好，从信访责任到为民请命，为官是为民作威，还是为民造福的角度，剖析社会现象，生动而有深度。但事件中涉及的国土、发改、信访，还有两位副县级领导与‘国际太阳城’集团董事长陈建明之间的疑似权钱交易事项，不宜在特稿中出现，如若事实确凿，可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桃花，我现在是失地无业农民无事可做，我就开始做作家梦，这两年我写了许多反映东山县老百姓疾苦和乡镇干部若干问题的纪实文稿，有些在网上发表了，引起很大反响，惊动了县委宣传部领导，宣传部长还专门约我谈了话，宣传部长的意思是要我不要在網上写，更不要在網上发。如果真喜欢写，可以聘我到县里的《东山快报》当记者，但是我拒绝了！”朱成果同学很善谈，尤其是在美女同学面前，滔滔不绝……

桃花确实还是桃花，尽管有三年不见，当朱成果坐进卡座，迎面走来一个亭亭玉立的主管，朱成果一抬头一下子就认出了桃花！

“桃花？桃花，你怎么在这里？哎呀，三年不见了，你真是个大美女了！”

桃花的确漂亮了，身腰苗条、脸面细腻白静，薄唇朱红，洋气大方！与三年前青涩的高中女生模样的确判若两人！但美丽的桃花没有太详细告诉朱成果她是怎么经过了复杂艰辛的历程从小山村到的成都，而后又把自己停留在九眼桥头与自己同名的“桃花灿烂”咖啡厅的前因后果。

她十分坦诚地告诉朱成果，她到成都、到咖啡厅也是因为“城乡统筹”。她是被“城乡统筹”统筹到了成都的！桃花在简明回答了朱成果的疑问之后，便神色有些慌张地问朱成果一个问题：“你刚才说了那么多人的问题，调查了那么多的问题，有没有一个叫王可的人的问题？”

朱成果睁大眼睛盯紧桃花：“当然有！那个王可是信访局副局长。他很狡猾，我们给他的信访件他总是不认真上传下达，还给有问题的领

导通风报信。这次我的文稿一份给报纸，另一份直接给市信访局、市长信箱，我们要绕过县信访局！哦，对了，桃花，你为啥问王可？你认识王可吗？”

桃花言不由衷。桃花说不认识王可。桃花一下午都在想着王可，桃花觉得朱成果的文稿是一颗定时炸弹，如果不防着，遭遇突然袭击，她心爱的王可一定会被眼前这个朱同学炸得头破血流，甚至是粉身碎骨！

桃花必须给王可打一个电话，必须打！

可是，桃花摸出电话又有些犹豫、局促了。朱成果的文稿一定会伤到王可的！王可是不能被伤的！桃花不能让同学害了自己心爱的男人，绝对不能的！桃花和王可的爱情来之不易，前行更不易！两人深深地爱着又痛着，其结局不敢设想、不敢期待。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布满了荆棘，也许他们会被刺得遍体鳞伤也难达目的，但桃花心里却依然幸福着，因为王可还爱着她，她更爱着王可。王可眼前有困难，尽管王可没向桃花讲透讲明白是什么困难，这个困难的大小，但桃花还是依了王可，一个月不联系。不联系就不联系。桃花已打定注意暗下决心：看我桃花一个月不联系你王可，我会不会死掉！

可是，桃花觉得她眼下不给王可电话，她自己不会死掉，但王可就有可能要死掉！有人要害你啊，王可，我那个同学要害你啊，王可……

桃花终于给王可拨了一下电话，通了，响了一下，掐了。桃花要等王可把电话拨过来：王可我说过不再给你电话的，我给你的电话是给你报警的，是向你施救的。王可你不要不理我的电话，哪怕只响了一声，也算我失自尊我桃花先给你打的电话！但是王可你要弄明白，这个电话是你逼我打的，你做的不该做的事情被人知道了，被我的同学告发了，你到底做了什么坏事情啊，王可？

王可你快给我回电话嘛！我急死了，心都要跳出来了！

但是王可还是没有回桃花的电话，桃花急得流了一脸泪……

桃花等了好久，焦急地把玩着手机，时不时看一下屏幕，桃花开始冷静地想：王可的电话是通的，响了一下，证明自己给他打过了电话，他会

打过来吗？王可会的。

因为此前，就是昨天上午她给王可打了电话，王可当时没马上接，但过了一会儿就打来了。王可经常不接电话，电话通了不马上接，但会马上回过来。桃花已经习惯王可不马上接电话而是马上回拨电话的习惯了！桃花努力使自己安静下来，一边等着王可的回拨，一边又想起昨晚王可在锦江边给她说的这些话……

昨夜午夜了，桃花和王可在已没有九眼桥的九眼桥头的锦江边柳树下，相依相偎地做着分手的试探。两人都跌进了恩断情绝般的痛苦的谷底。都过了深夜一点，两人还是分不开。分不开还是必须要分开，至少要分开一段时间，哪怕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时间可长也可短！王可十二万分痛楚地告诉桃花，他和桃花的二人世界已经不能再是二人世界了，他们的二人世界出现问题了，到了必须要分开一些时间的时候了，是真的到必须分开的时候了，这是必须的！王可怕桃花听不明白他的话，就打了一个比方。

王可捧着桃花满是泪水的脸说，我们的爱情就像烧一锅开水，时间久了，水就越来越烫！我们的爱情已到了八九十度的高温了，该降温了，不然到了一百度就开锅了！我们的爱现在不能开锅啊！开了锅，就会山崩地裂，所以啊，桃花啊，我们必须分一下、冷一下、降一下温……贴在王可滚烫滚烫的胸膛上听王可说了许久心里话的桃花，终于听到了自己最不愿意听的话：“桃花，我处境太遭了，而且会越来越遭，四面是楚歌，没有精力了，有一种快要死了的感觉，总之，我和你桃花情未了，但事要了……”

桃花不明白：“什么事要了？”

王可说：“就是给我一点时间安静！”

桃花还是不明白：“我让你不安静吗？”

王可说不是的，我是说你给我一点时间，哪怕一个月也行，一个月我们不要联系，让我在没你的气息里静下心来想你和我，和我们的未来，还有许许多多因为你而牵扯的事情……

桃花还是不太明白王可的心里话。

但王可最终没有说出绝情绝义的分手话。桃花心里并不太难受。桃花吻了一下王可的温唇，情意深重地说：“不就一个月吗？不联系就不联系！你觉得不联系我，你就安静得下来，你就去安静吧！没什么大不了！从明天开始，我保证不再给你打一个电话！就是我想死你，想死你了，也不会打电话给你！”

可是，可是啊！桃花还是给王可打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有去无回。桃花耐着性子等着、等着……从昨夜一点到下午三点，才分开不到十五个小时就把桃花忘记了？你不回我电话，是你王可的大错！我是来救你的呀王可！

朱同学翻弄着他花了许多心血，至少一年时间，冒着许多危险访问收集，又花了整整两个月写成的稿子，很得意地告诉桃花说：“东山县的某些领导和某些富商的紧密合作，以‘城乡统筹’、‘土地流转’、‘惠民工程123’等繁多的名义使农民失地千亩万亩，失家千户万户，其间隐藏着巨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一颗颗定时炸弹，迟早是会炸的，总有些人是会被炸得狼狈不堪甚至是粉身碎骨的。桃花，我的这篇稿子，要是真在《民商报》发出来了，肯定是东山县的众多定时炸弹的首枚炸弹。桃花，我们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城市的边缘里游荡，心里总是空空的，脚不着地，接不了地气，整个人都轻飘着，像丢了魂一样呀！社区里经常有乡里乡亲围着我，要我把他们失地离家住高楼的愁苦和愤懑写出来，往外说一说，往‘上头’反映反映……”朱同学情绪一直很激动，在“桃花灿烂”咖啡厅和桃花动情地诉说着他和他的农民兄弟、他的父老乡亲失地离家的遭遇和处境。桃花请朱同学喝了一杯蓝山咖啡。朱同学觉得很苦，加了四袋糖才勉强喝完。朱同学喝完咖啡，就赞叹桃花说：“你桃花也是失地农民，看样子你在成都还好！”

桃花送朱同学到门口，眼睛一直盯着朱同学手里的牛皮纸文件袋，文件袋里是朱同学称之为“定时炸弹”的那篇文稿。桃花见朱同学伸手拦出

租车，心里突然很慌张，喊一声朱同学你等一下，我要给你商量一个事情。桃花突然觉得应该把朱同学的文稿留下来，留给王可看一看。让王可赶紧把这个炸弹排除了！桃花对有些愣神的朱同学说，我想借你的稿子看一看，拜读拜读，学习学习！

朱同学却很坚决很礼貌地拒绝了桃花的要求：“桃花，这个稿子我要抓紧改，今天责编和我交换了意见！等改好了再来请教桃花同学，再来喝老同学的蓝山苦咖啡！”

桃花没借到朱同学的稿子，就要了朱同学的电话：“朱同学，我说不定明天会有事找你，你要接我电话哈！”桃花对着渐行渐远的出租车，这样大声喊着说！

送走朱同学，桃花就赶紧走进一个小包间，拿出电话迟迟疑疑拨通王可，电话通了一声，王可没接……

接下来，桃花就十分烦躁地等待王可回拨电话……

可是王可就是不回拨桃花。万分焦急的桃花在晚饭前决定再一次失掉自尊，第二次给王可拨了电话。

可是，王可的电话却关机了。

桃花的耳朵里响着“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语音提示！

桃花又一次急得泪流满面了……

其实王可不接桃花的电话，并不是王可故意不想接桃花的电话，是王可根本就没有机会接，没有机会知晓桃花给他打过一个电话。王可昨晚深夜回到家里，第二天驾车到成都向东二十公里外的东山县信访局，差不多一个半夜、一个整天，王可的天空都是乌云密布。王可的夜晚和整个白天都是充满了争吵和怒气。王可遭遇了一个黑色星期三，真是太黑暗了！暗无天日的感觉啊！王可决绝地向小鸟依人的桃花辞别的当夜和次日，王可的天空就狂风暴雨……

昨天深夜，王可的妻子梁秋英喝了半瓶长城干红，躺在沙发上，眯着眼睛听着电视，满胸怒气地候着王可回家。王可很小心地开门，还是惊扰

了梁秋英。梁秋英很警觉地睁开眼，呼一下坐起来，因为怕吵醒了女儿畅畅，就压着嗓子问：“王可你又这么半夜才回家？！你这个月有二十三天大半夜才回家，六个晚上通宵不回家，你到底在干什么？你这些不回家晚回家的‘业绩’，我用一个小本子给你记着，一天没少一天没多。我们社区的赵姐早就跟我说，你肯定在外面有人了！我一直以来半信半疑！王可，你是不是真的在外面有人了？王可，你要是真有人了，你一定要给我明说，我会成全你的。你不要老记恨三年前的同学会，我知道我有过错，甚至伤害了你。可已经过去了，三年了，看在畅畅的分上，我们达成了谅解，你谅解了我，我感谢你！可是这两年，自从你到东山县挂职后，你的行为就很怪异，很不正常！你总是一大早出门，深夜甚至通宵不回家！王可，我们以前也多次讨论过，两人不能过了，等畅畅小学毕业后，就悄悄把婚离了！我说过可以和你过，也可以和你王可离的……今天说好了，要早点回来说一说畅畅小学毕业的事，还有一个月畅畅就小学毕业了，你想过畅畅毕业选读哪所学校吗？你想过吗？你还是一个父亲吗？啊？！王可，我跟你说明白，畅畅要是考不好，畅畅上不了四七九中学，我要找你拼命的，王可！你太让我失望，你逃避我，你假借工作写材料、应酬之名和我分居，给我冷暴力！王可，你给我听清楚，从明天开始，你必须每天八天前回家监督畅畅学习，一天晚上都别想出去，更不可能在外夜不归宿……”

王可已习惯梁秋英吵嚷，梁秋英对王可夜不归宿已久积了怨气，怨多了就生怒生恨，王可懂。

梁秋英是急性子，遇事是一定要解决的，有气是一定要出的，王可习惯梁秋英，懂梁秋英。自然以一贯的方式待之，忍着、让着，然后表态，顺着梁秋英的意思错了认错，按照梁秋英的意思说话做事，王可就可过关！

但这回，王可觉得这个关不好过！

王可是不可能告诉梁秋英他外面真有人了！王可要千方百计让梁秋英相信他外面真的没有人。梁秋英听进了赵姐的话，这一两个月来一直追着

王可问有无第三者。问得王可神色慌张，慌张之后又很凝重。王可后来就决定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在外并无女人：为了畅畅顺利考上四七九任何一所学校，王可决定和桃花一个月不联系，在家好好待一个月，做一个好父亲，一个好丈夫！

可是梁秋英不知道王可的这些和那些！

梁秋英只知道王可失约，不把她话当话，不把她当人，又是骗她，又是大半夜不归宿！梁秋英要王可说清楚，这大半夜到底在什么地方，和谁在一起？

和谁？和桃花在一起！王可不敢说！

王可采取了很流氓的方式，当着梁秋英脱光自己，一边喊说头痛啊，头痛啊，赤条条跑进了洗漱间独自洗澡去了。梁秋英半眯着眼睛瞄了眼王可既熟悉又陌生的裸体，嗔一声：王可你真流氓！

王可故意把澡洗得长久，足足有一小时，王可从洗漱间出来，梁秋英已在沙发上呼噜打得响亮了。

王可告诉过桃花，他和梁秋英实际已分居很久了，快两年了。梁秋英有一个习惯，和朋友喝红酒，每每喝酒回到家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剧，看着看着就睡了。久而久之，梁秋英就把客厅当卧室，把沙发当床了。梁秋英是个坚持习惯和传统的女人，习惯成了自然，改起来很难！

王可听见梁秋英的呼噜声，悄悄溜进房间，倒头就睡了！连手机充电都忘了！

王可尽管睡得很晚，但还是六点半就起床了。六点半起床是王可的生物钟。六点半起床，七点半从九眼桥出发到东山县城就二十来公里，不堵车半小时，堵车最多也就一小时。王可在八点到八点半前到办公室就算准点了。局班子考勤多给了王可半小时的空间，因为局班子一正三副就只有王可一人住成都，又是挂职副局长。局班子一致同意王可有理由有资格多半小时弹性时间。王可挂职快两年了，往东山跑了快两年，出城红绿灯多，车多，堵的时候多，王可就尽量打提前量，早走五分钟、十分钟。

这天，早起的王可神情有些恍惚地掐算了一下，昨夜他是一点回家，

和梁秋英吵了一小时的架、洗了一小时的澡，他和床的亲密接触就只有四个半小时。

王可真感觉头痛了，王可却没有理会头痛，还是开车前往东山县城。星期三是王可的信访接待日。东山县近年因旧城改造，城乡统筹、房地产开发引发了许多信访问题，信访形势十分严峻，肖县长就要求信访局班子轮流挂帅进信访室和信访群众零距离、面对面……

王可的车开得很快，他习惯性地把手手机放在副驾驶座位，瞄了眼手机，手机的电量只有半格，电话不多可以撑到晚上，电话多了就会很快关机。

王可这天到办公室刚好八点半。

王可到信访室看了看，对接待工作员小毛说，有群众来访就喊他，他在办公室处理一份文件。

王可把手手机放在办公桌上，按了一下来电，一串串号码在滚动，王可想看见的那个号码却没有出现。往日，也就在昨天早上的八点至九点之间，他都接到了桃花的电话。他和桃花每天的第一次通话就是在每天的八点至九点之间，可是，当所有的号码翻完之后，王可还是没见到桃花的电话！

桃花你昨晚睡得还好吗？

桃花你现在好吗？桃花、桃花，想你呀！桃花！

王可想给桃花拨电话，犹豫着按了十个数字，还差一位数就是桃花的号码了，但王可没有再按下那个数字，王可没来得及按下那个数，王可桌上的座机突然响了起来……

王可放下电话就往县常务会议室匆匆赶去。王可走进会议室没多久，由曾县长亲自主持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紧急工作会就开始了。

会上应急办一负责人通报了突发事件的基本内容：据可靠情报，中午或下午，从大河乡、安同乡、东山镇集中居住在县城农民新村一区的三百户农民差不多千余人，在少数人的挑拨教唆下，要来围堵县政府。他们的诉求是今年之内由政府或开发商给他们全额购买社保和医保，不然，他们

就不住高楼，就要搬回乡下去住，回去从开发商手中抢回他们的土地……

肖县长听完应急办的“基本情况”，便觉得有些如临大敌，神情紧张地部署：公安局全员出动，保安大队全员出动，县城所在地兴龙镇出动防暴民兵五百人，采取三层封堵，把绝大部分群众堵在城外，准许二十名群众代表进入县信访局表达意愿。信访局每个班子成员负责五位代表。总的方针是外硬内软，该硬时一定要硬，该软时一定要软！一句话，负责封堵的干警和民兵一定要坚决果断，必须硬起来！信访局的局长们对群众代表就要软，要和风细雨，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把城乡统筹的政策给人家讲透讲明白，为什么要城乡统筹，为什么要人家离土离田离祖屋，为什么要把人家搬到县城来住高楼大厦，要耐心细致地把人家心里的千个万个为什么说清楚……

应急办的情报准确又不准确。

下午1点，早在县城各小街小巷隐伏的群众，大都是老人和妇女，便朝通往县政府的中心街上聚集，聚成一股人流向前拥动，但规模没有应急办通报的千人左右，最多也不过三百人，且多为老弱妇孺。肖县长得报后，发出第二道指令，不能对这样的人群使硬手，只是限制其活动范围，阻止其离县政府一条街五百米就行了。准许群众代表二十人进县政府到信访局座谈。

王可自然也接待了三女两男五个群众代表。

代表的年龄大都在六十岁左右，七嘴八舌、怒气冲天地指责村乡及县各级政府伙同开发商欺农坑农，强占了土地，把他们赶出祖屋，赶进城边的二十层的高楼就不管他们的死活了，搬家前乡上村上都说“两保”由政府 and 开发商全买的，现在等大家搬进高楼，为项目空出了土地，乡上突然又改了主意，说只买一半“两保”了，另一半要农民自己买！这不是骗农坑农吗？你政府要拿话来说！代表们对村乡县三级政府都充满了怨愤，意见很大，有很多的想不通！王可耐心地解释了半天，可代表们还是听不明白，五个代表齐齐抬手指着王可的鼻子骂：把你王局长从住了几代的老祖屋赶出来，你不骂娘才怪！你不骂人家祖宗八代才怪！